

毛德西教授经方治疗失眠经验

袁晓宇¹, 毛开颜², 李应志³

(1.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08; 2. 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3.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75)

摘 要:通过分析研究毛德西教授对于失眠治疗的常用经方, 归纳总结出了毛德西教授对失眠一证的辨证论治思路和用药特点, 对中医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失眠; 经方; 毛德西

中图分类号: R25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01-0025-02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MAO De-xi Use Recipes to Treat Insomnia

YUAN Xiao-yu¹, MAO Kai-yan², LI Ying-zhi³

(1.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8, Henan, China;

2.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2, Henan, China;

3. Chengd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Sichuan,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recipes which commonly used by professor MAO De-xi to treat insomnia,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his thoughts of treatment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using the Chinese herbs to treat insomnia. It will be helpful to some clinical doctors and researchers.

Keywords insomnia; classical recipe; MAO De-xi

失眠一症, 是以入眠困难, 或眠而易醒, 再眠难睡, 或眠而多梦, 严重者可见彻夜不寐等表现为主的症状, 中医称之为“不寐”。西医多属神经衰弱的范畴。此症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与生存质量。据有关资料统计, 约有 80% 以上的成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失眠。多年来, 毛德西教授反复思考经方之奥义, 参阅名家经验, 运用经方治疗每能取得良好疗效。笔者作为第 3 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 在跟随毛德西教授学习期间, 多蒙毛师的指导讲授, 体会尤深。谨采集毛师运用经方治疗失眠症数例, 介绍如下。

1 酸枣仁汤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云: “虚劳虚烦不得眠, 酸枣仁汤主之。”前提是“虚劳”, 是由心肝阴虚血燥而引起, 表现为“虚烦不得眠”。因阴虚内热, 扰乱心神而致, 昼为阳, 夜为阴, 所以“虚烦”, 以心中郁热而烦, 特别是夜间, 心中常因烦乱而不宁为主症。医圣张仲景用酸枣仁甘酸平养血

而敛补心肝阴血之体。川芎辛温, 活血行气, 条畅气血而顺应心肝之用, 一收一散, 阴阳合一。知母、茯苓养阴清热, 宁心安神, 使水足而神自宁, 火清而魂自安。但毛师初试此方, 往往效不如期。后读刘惠民医话, 他说: “酸枣仁不仅是治疗失眠不寐之要药, 且具有滋补强壮作用, 久服能养心健脑, 安五脏, 强精神”(《名老中医医话》), 他认为, 用药之巧在于量, 一般成人一次多在 30g 以上, 甚至可达到 75~90g, 用量 5~6 倍于他人。正由于刘惠民善用枣仁, 有人将其与善用生石膏的张锡纯相提并论。毛师受其启发, 后每用枣仁量至 30~60g, 其疗效果然不同。

曾治石女士, 年 32 岁。患病毒性心肌炎愈后失眠年余。每至入眠必用安定方有睡意, 白日精神疲惫, 如此数月, 痛苦异常。望其舌嫩黯, 苔薄润, 脉弦而细。拟酸枣仁汤滋阴养血, 润燥清热。服用 10 余剂, 不见效果。后将酸枣仁加至 60g, 当夜入眠 4h, 甚为惬意。继服 10 剂, 睡眠可

的原则, 而盲目滥用止血药。本文介绍的 3 型论治, 血热型者, 迫血亡行, 以凉血止血法, 清凉遏流是根本, 兼以止血药为辅。阳虚型者, 气不摄血, 益气塞流是关键, 在补阳益气的基础上, 重用止血药是主要手段。血瘀型者, 新血不守, 则以祛瘀畅流为当务, 攻逐之后, 虽血下一时更多、更急, 但胞宫清静, 则新血得守, 这里止血药只起一个监护作用。治

血不可专用止血, 专事固涩, 尤其不能滥用炭类药物, 以免离经之血不能畅下, 瘀血不能尽去反生为害, 有的甚至引起炎症性出血不止, 或包块形成, 难以吸收。对血热型崩漏, 何老治用清源遏流, 不盲目以炭药止血; 对瘀阻型崩漏, 更是散瘀畅流, 使宿瘀速去尽去, 绝少采用止血之药。仅对阳虚型崩漏, 在摄血塞流剂中, 多用重用炒炭止血药, 以达到漏下之血速止的目的。由于妇科血证的鉴别有时较为困难, 必要时应配合必要的实验室检查, 作出鉴别诊断, 以提高疗效。对于出血量大的患者应留院观察, 防止意外, 必要时配合西医抢救治疗。

收稿日期: 2007-08-29

作者简介: 袁晓宇 (1968-), 男, 河南郑州人, 讲师、主治医师, 学士, 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常见病及心脑血管疾病。

达6h之多,精神也转而开朗,病痛基本消失。

2 黄连阿胶汤

《伤寒论》303条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中烦,不得眠,黄连阿胶汤主之。”少阴者,心肾也。正常生理状态下,心火下交于肾水,肾水上济心火;水火既济,心肾交通,何患之有!今邪入少阴二三日以上,化热之时也。热邪伤及肾阴,使肾水不能上济心火,形成阴虚于下,阳热于上,阴不涵阳故而心中烦热不得卧。张仲景取阿胶、鸡子黄、白芍养血滋阴;黄连、黄芩旨在泻火,使阴复火降,水火既济,心肾交泰,烦除而卧安。应用此方,关键在于掌握阴虚火旺证,即伴有口燥咽干,舌红绛,脉细数。刘渡舟教授指出:“此证每晚当阳入于阴之时,则烦甚而不能卧寐”(《伤寒论诠释》)。大凡入睡困难,心烦不宁,越不寐越心烦,而越心烦则越不得安寐。如此形成恶性反复,这是阴虚火旺,心肾不交的典型症状。

毛师曾诊治一银行职员,因业务疏忽出错而致失眠3个月。每至夜晚,心烦不宁,难于入眠,甚则彻夜不寐。并见口干少津,手心出汗,舌红少苔,脉细数。拟黄连阿胶汤滋阴降火,清心安神。取黄连6g,黄芩6g,生白芍12g,阿胶(另炖冲服)12g,鸡子黄(后入药汁内服)2枚。服药3剂,即可入睡5h,但时有尿热感,方中加入知母10g,黄柏5g,继服10剂,每晚可睡6h,上方续服12剂,睡眠可达7h,兼症亦见减轻。

3 栀子豉汤

《伤寒论》29条云:“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栀子豉汤主之。”本条乃系实邪虽去而余积热扰乱胸中所致的失眠证。虚烦之“虚”是对有形之邪伤正致虚而言,非原本正气之虚。其轻者,虚烦不得眠;其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反复颠倒”形容心烦之甚,身不宁也。“懊恼”二字,刘河间在《伤寒直格》中比喻为“似中巴豆、草乌头之毒药之状也。”这种感受绝大多数人不曾经历过。若推而言之,患热性病而又食辛辣食物的难受感多数人则有。因热在上焦,故取苦寒之栀子清胃中邪热导热下行,以疗心中烦闷;豆豉轻浮上达,能发散化浊,宣解郁结,并能调和胃气,共奏解热除烦之效。使用本方,要先煮栀子以取其味,后纳豆豉以取其气。《名医类案》载江应宿治验:蕲相庄患伤寒十余日,身热无汗,懊恼不得卧,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投以栀子豉汤一剂,十减二三。再以大柴胡汤下燥屎。懊恼除而安卧,调理数日而起。毛师每用栀子豉汤时,多与《金匮要略》麦门冬汤合用,治疗热病后肺胃阴伤,虚火上炎所致的失眠症,取其清养肺胃,热去郁解,正复心宁,则眠自安宁。

4 甘麦大枣汤

《金匮要略·妇人杂脉证并治》云:“妇人脏躁,善悲欲哭,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脏躁由于阴液不足,脏失濡润所致。如肺津虚则悲伤欲哭,心血虚则神乱如有神灵所凭变幻,脾胃虚则周身疲惫而“数欠伸”等,本症属神志病变,意谓心肝阴血虚亏,神不安宁,以致神志躁扰不宁。临床见证多为发作性,情绪容易冲动,知觉过于敏感或迟钝,心烦失眠,时而哭泣,时而郁闷不语,大便燥结等。有人指出,本方对于严重的神经衰弱、癔病、舞蹈病、

癲、狂、痫、小儿多动症等,凡呈现阴虚阳亢,而表现为口干、心烦急迫难忍之状者,多服此方,自然取效。

毛师曾治疗一女青年,因失恋而情绪异常,时而默然少言,时而哭泣不止,夜难入寐,病发月余,仅作针灸治疗。脉弦细薄急,舌质红赤,苔少。属脏躁病。拟生甘草30g,小麦10g,大枣15枚(切),炒枣仁30g,竹叶10g,灯心5g,煎服3剂,未再哭泣,夜能入寐4~5h,仍郁郁而闷,表情淡泊。上方加石菖蒲10g,麦冬30g,继服10余剂,夜寐安然,诸症告失。是方小麦养心气,护心阴;甘草、大枣甘润缓急。正合《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旨。此方亦治男子类病。岳美中先生在青年时期,曾治一男子,喜笑无常,不时欠伸,状如“巫婆拟神灵”,投甘麦大枣汤,药尽7剂而愈。

5 百合知母汤(及百合地黄汤)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有治疗百合病的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等类方。虽然原文并未言及治疗失眠症,但历代医家用于治疗阴津亏乏、虚热内生的失眠症者不乏其例。其因有二,一是百合病是一种症状,多见“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的“躁不得卧”症(成无己语);二是百合味甘性平,补虚清热,清心安神,本是一味清心润肺,益气安神的良药。李士材云“百合之百合病,是清心安神之效。百合配生地,养血凉血。百合配知母,用于百合病误汗伤中而燥渴,二药补虚清热,养阴润燥。”这样,药证合拍,用于失眠症的治疗,自然顺理成章。名老中医何任先生认为“余遇患热性病之后阶段,有口苦,尿黄或赤,并有某些神经系统见证者,往往先考虑分析其是否符合本病。”(《湛园医话》)

毛师曾治一产妇,32岁,由于出血过多,产后体质虚弱,低热半月,热退后,遗患口苦咽干,五心烦热,入夜难眠,并有手足汗出。舌质嫩红,尖赤,苔少,脉细数。脉证合参,显系心肺阴虚,热伏阴分所致。拟方:生百合30g,知母10g,生地15g,青蒿30g,地骨皮30g,初投3剂,汗出已止;又服1周,夜眠5~6h,且口苦咽干已无,舌上布津。恐其药物过凉伤气,遂去青蒿、地骨皮,加入生山药30g,继服10剂而安。

6 半夏秫米汤

《灵枢·邪客》记载了一首治疗失眠的名方,即半夏秫米汤。究其病因病机,是由于卫气不得入于营阴,亦即阳不入阴,心神难安,故夜间不能合目而失眠。并说此方对于新发之病,有“覆杯而卧”的效果。卫气不得入于阴分,何以用半夏秫米汤?伯高仅用交通阴阳几字概括之。后世医家虽多论及,但切中要害者莫如清代吴鞠通。他在《温病条辨》下焦篇中特设条文:“温病愈后,嗽稀痰而不咳,彻夜不寐者,半夏秫米汤主之。”卫气何以不能内交阴分而形成阴虚?是由“胃居中焦,为阳气下交之道路;中寒饮聚,致令阳气欲下交而无路可循,故不寐也。”半夏逐痰饮而和胃;秫米补阳明燥气之不及,而渗其饮,饮退胃和,寐可立至。此方虽有覆杯之效,但历代医家多增味而用,这可能与原文对半夏秫米汤证的论述不清有关。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胆腑病》中立千金流水汤治虚烦不得眠,方中除半夏秫米外,另增酸枣仁、生地、茯苓、炙远志、黄芩、生姜等。毛师遇此类失眠,常依此医理,化裁本方,每获良效。